

傑佛遜傳

巴道維編
胡叔仁譯



JEFFERSON

A GREAT AMERICAN'S LIFE AND IDEAS

by SAUL K. PADOVER



美國文庫

傑佛遜傳

巴道維編
胡叔仁譯



JEFFERSON

A Great American's Life & Ideas

by

Saul K. Padover

Copyright, 1942, 1952, by Saul K. Padover

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

World Today Press, Hong Kong

By arrangement with

The original publishers & copyright owners

2nd Printing November 1963

傑佛遜傳

編者：巴道維
譯者：胡叔仁

出版者：今日世界社

香港九龍郵箱五二一七號

印刷者：自由亞洲出版社

馬尼拉信箱第一五一號

定價：港幣二元

公元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出版
民國五十一年十一月出版



序

起草美國獨立宣言的傑佛遜，他的一生事業，尤其他的思想——關於民主政治的見解，不但為美國奠定了民主政治的基礎，而且對於全世界人類留有深刻久遠的影響。今日的世界局勢是：民主對極權，自由對奴役。我們要保衛民主、維護自由，必須了解何為真正民主，何為真正自由。由傑佛遜的一生，我們對於民主與自由，可以得有親切的認識。

傑佛遜一生，自始至終，信任人民，痛恨專制。在他看來，民主政治的精髓就是自由的觀念。「對於任何壓制人心的暴政，」他「永遠反對。」他之尊重人民，乃是由於他相信「一切的人，生而平等」，天賦有「不容剝奪的」「生存、自由、以及追求幸福」之權利；絕不是利用人民口號，以人民為芻狗。

美國的獨立，在人類歷史上開闢一個新紀元；然而其政治的民主以及其人民所享受的自由，也是靠了先知先覺草路藍縷，艱苦奮鬥得來的。傑佛遜的貢獻，尤為偉大。說到美國歷史，傑佛遜的名字是與之分不開的：他的名字已與民主同義了。

傑佛遜不僅懷有愛國家愛人民的熱誠，他更具有豐富的學識，其廣博淵深，令人驚異。有了熟

誠，再輔以學養，方能成就偉大的事功。空有熱誠，而不學無術，終不能有何作爲的。傑佛遜好學不倦，數十年如一日，雖達八十高齡，仍不廢讀，至死方休：這種孜孜求知的精神，實可欽佩。

他雖歷居高位，但一心一意祇求對國家對人民有所貢獻，而毫末夾有功名利祿之念。膺選了總統，他便服安步前往就職，一點也沒有鋪張，蓋真能以公僕自居，並不以爲當了總統有什麼可驕人的。且兩任總統，入不敷出，倒弄得債台高築。他曾下決心：「有職務在身，絕不從事任何一種經營，以求增益我的財產。」其志行高潔，大公無我，真足以代表民主的風格。

傑佛遜可說是博學多能；除了政治功業外，對於教學、建築、工藝以及其他許許多多專門學科，皆有獨到之處。確是一位不世出的奇才。

然而，最值得後人景仰的，還推他的關於民主的理想。尤其處於今日這個困惑的時代，作爲美國民主之哲學家及理論家的傑佛遜，其生平及其思想，可以給我們很有益的啓示。他自撰墓銘，身後希望世人懷念他的有三件事：美國獨立宣言，維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，維吉尼亞大學。可見他臨死不忘民主自由，而要維持民主自由，必須開通民智，闡明真理。愚民主義與專制暴政，人類這一對學生仇敵，是傑佛遜所深惡痛絕的。他說過：「一個强有力的政府，會來控制人的思想與行動的，就會『毀滅生存的幸福』，也就會令人覺得『倒不如壓根兒不出生的好。』」這句話，在今日聽來，豈不是更足發人深省？

本書是節本，由原著者巴道維親手加以縮編。巴氏爲美國研究傑佛遜的專家，所編尙有一傑佛遜民主言論錄」(Thomas Jefferson On Democracy)一書，彙輯傑佛遜政治及社會思想的精義而成。如與本書併讀，對於民主政治之真諦，當可獲有明確的了解。

譯者

目錄

第一章	少年	三
第二章	大學	七
第三章	律師	二〇
第四章	反抗者	三五
第五章	立法代表	五三
第六章	州長	六八
第七章	隱士	八二
第八章	使節	八九
第九章	旁觀者	一〇四
第十章	國務卿	一一四

第十一章

副總統

五

第十二章

總統候選人

— 七 —

第十三章

總統

九二

第十四章

哲人

.....

導言

這是一個非常之人的故事。在他身後一百三十年的今日，他的爲人比先前更顯得偉大。傑佛遜的偉大，表徵之一，是他的高超的人格永遠感召人心，以及他的思想歷久常新；的確是這樣的。

傑佛遜，這個維吉尼亞拓荒者的子孫，他以一身代表了美利堅理想與實際的精華，且在美國歷史上和其他任何一個美國人卓然不同。就他活動範圍的廣泛，就他思想的豐富，就他興趣的多方面而言，在西方世界中，無論是美國或其他任何一國，除了達文齊外，再沒有人比得上傑佛遜了。傑佛遜所做過的事，或他懂得如何做的，其爲數至今依然驚人。他是一位數學家、測量師、建築師、古生物學家、音韻學家、律師、哲學家、農人、提琴師及發明家。他樹立了一種教育制度；他興建了一所大學；他建立了一個偉大的政黨；他協同設計了國都；他促成了美國幣制的規劃；他使美國疆土擴大了一倍；他發明過機器及工具；他在動物學、地質學及人類學的領域內，搜集了許多科學資料；他寫過一篇關於詩的傳世之作；他爲他的本州編訂了全部法規。他對一切事都感興趣；沒有一種事物對於他的智慧是格格不入的。

傑佛遜本身是美利堅合衆國一位主要創立人，差不多所有重要的公職他都担任過了；憑他的智

慧、仁心以及民主精神，使得所担任的這些職務無不煥然生色。他做過大陸會議議員，他本州的州長，駐外大使、國務卿、副總統，以及兩任總統。傑佛遜，乃是「獨立宣言」及維吉尼亞州著名的宗教自由法案的起草人，又是民主黨的發起人，可算是一個起而行的政治理想家。

但是，除了他的學問上興趣及政治上活動，傑佛遜更以美國民主之哲學家與理論家出人頭地——可能是美國所產生的第一位。在輝煌的信札中（他的全部信札不下一萬八千封），在論著中，在講演中，以及在會議中，傑佛遜表達出關於進步，關於民主政府，關於人類自由的，他的種種思想，其完整深刻、美好無瑕，殆無人超過。和林肯一樣——他們二人在身心兩方面都太像了——傑佛遜乃是人類權利、自由及尊嚴的慷慨激昂的鬥士。他以他的整個生命貢獻於傳佈及實現民主理想。直到今日，他的話依然充滿熱情，依然使人激動。

「我在神壇上立過誓，」他說，「對於任何壓制人心的暴政，永遠反對。」對於他的誓詞，他是信守不渝的。

第一章 少年（一七四三年四月十三日——一七五九年）

一

當湯麥士·傑佛遜七十七歲時，他記下了一點點自傳的資料，以示家人：

我父家的傳統是，他們的祖先從威爾斯來到此邦，是從大不列顛最高的斯諾登山（Snowdon）附近那裏來的。有一次我看到一宗威爾斯的案件，判詞中的原告或被告是和我們同姓的；又有一個同姓的，是掌管維吉尼亞公司的書記。關於這個姓，在那個國家中，我所見到的例子，僅此而已。我的祖先中，我所知的最早的確實的事情，是關於我祖父的。……他有三個兒子，湯麥士早夭，費爾德（Field）沿龍諾克（Roanoke）河岸卜居，留下大羣後裔，再就是我的父親彼得，定居於叫作沙得威爾（Shadwell）的地面上，這個地方還屬我所有，和我現在住宅相連。他誕生於一七〇七（〇八）年二月二十九日，一七三九年和十九歲的簡恩·樂道夫（Jane Randolph）聯姻。……他們（樂道夫家）追溯家世遠至英格蘭及蘇格蘭，這本可以由每個人就

他們所中意的信念及體面而加以附麗的。

彼得·傑佛遜，湯麥士的父親，乃是開拓荒野的、一位剛毅的人物。他的氣力大得驚人；他能同時「舉過頭」（往上舉起）兩個一千磅菸葉的大桶。湯麥士常講給他的兒女聽，怎樣有三個強壯的黑奴想用一根繩子拖倒一間舊堆房而無法扯動，他的父親抓過繩子，用力一扯，就把它拖垮了。

彼得·傑佛遜正合於偉大的美國傳統，自學自成。在身心兩方面，他的「自求進步」之道，就和後來他的兒子一生中所為一樣；兒子倒是運氣好，承襲了一份家產。彼得精通測量的應用技術，而成為阿柏馬爾郡（Albemarle County）的副丈量員；一七五一年，彼得和「威廉暨瑪利學院」（William and Mary College）數學教授福來（Joshua Fry）合編了一本「維吉尼亞居民區地圖」。此時彼得·傑佛遜是本郡中最富有與最受人尊重的一位鄉紳。他繼福來而任副郡長及州議員。

所謂財富，指的是土地及奴隸，湯麥士·傑佛遜的父親乃是從艱苦中得來的。他開拓田野，踏勘荒地，伐除森林。在維吉尼亞邊區，土地是便宜的。

彼得·傑佛遜三十一歲時和維吉尼亞的貴族通婚而取得社會地位。他遇上了I·樂道夫（Ithael Randolph）的女兒簡恩，那時她年方十七。得到了簡恩·樂道夫的許婚諾言，彼得·傑佛遜就馳入濃密的森林，在安娜河（River Anna）畔開拓一千英畝的土地。兩年後，他的田園開墾出來了，又蓋了一所房屋。於是回到哲姆斯河北岸的鄧格納斯（Dungeness），來娶他的新婦了。

簡恩·樂道夫，湯麥士·傑佛遜的母親，系出名門。湯麥士·傑佛遜，在他一生中，對他的父親敬愛不替，却很少提到他的母親。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婦人，生了十個兒女，其中好多個都夭亡了。

二

一七四三年四月二日（新曆爲十三日），簡恩·樂道夫·傑佛遜生下湯麥士，是年她二十三歲。他是她三年中的第三個孩子，其他兩個是女兒。湯麥士·傑佛遜出生的確實地點不得而知，雖然現在置有一塊石碑，作爲那所在的標誌。沙得威爾，湯麥士的出生處，原是一所大的木頭農舍，有一層半高，紅色的煙囪伸出屋外；地屬阿柏馬爾郡，在夏洛特維爾（Charlottesville）之東約五哩左右。

傑佛遜一家，工作辛勤，敬畏上帝，對人親切。彼得·傑佛遜是一個溫和而具熱情的人。朋友來訪，隨時樂於接待；還有散居四方的鄰人，也常來請教或有所叨擾。甚至於印第安人，他們之不信任白種人是大有原由的，也覺得湯麥士·傑佛遜可以爲友，而在他們去維吉尼亞殖民地首府威廉斯堡（Williamsburg）的途中，特過沙得威爾訪問一番。湯麥士·傑佛遜承襲了乃父的慷慨和善，到晚年還記起，那些來訪的印第安人怎樣對幼年的他留下磨滅不掉的印像。

當沒有工作，也不招待賓客時，彼得·傑佛遜就專心攻讀。在他的圖書室中，有成帙的「旁觀者

(Spectator)」、「及莎士比亞，斯威夫特(Swift)、波濤(Pope)的著作。

彼得有意將他的唯一的兒子造成和他自己一樣；這個兒子生來，相貌與身材都和他相像。這位父親在年青的湯麥士身上，啓發出整飭和苦幹的精神。彼得教他的兒子讀寫、記帳、以及有條不紊地做事。彼得慣說，「凡是你自己能够作的，絕不求旁人替你作。」

這位父親又給他那易受感化的兒子，樹立了生龍活虎般戶外健身生活的榜樣。湯麥士學會了騎馬、射擊，在安娜河划獨木小舟，獵取鹿與火雞。他幼年時瘦弱的身體，發育成健壯異常，能耐勞苦。湯姆(湯麥士)不僅騎馬、射擊與盪舟，他也勤於爲學。他的教育，包括了當時通行的標準經典課程。

湯姆毫不費力地精通了古代及現代語言。他在放舟利凡那河上時讀荷馬，而於偃臥橡樹蔭下時讀維吉爾(Virgil)。

第二章 大學生（一七六〇年——一七六七年）

一

湯麥士十四歲時，彼得·傑佛遜去世，留下他是一家中唯一的成年男人，這家還有一個男嬰和七個女人——他的母親及六個姊妹。（註一）若干年後，他同想起，在他父親去世後，「整個地要由我自己來照顧教管我自己，沒有一個親戚或朋友，可以和他商量或够得上指導我的。」

照典型的美利堅風氣，年青的湯麥士打定了主意：要增益他的心智，鍛鍊他的品格，最好的方法是離開家去上大學。就具有湯麥士·傑佛遜之社會地位的一個維吉尼亞人而言，當時的大學指的便是設於威廉斯堡的「威廉暨瑪利學院」。

一七五九年十二月間，湯麥士向他的沙得威爾家庭告別，踏上長途而去威廉斯堡。路程約為一百二十哩。在沙得威爾與威廉斯堡的中途，有一個小地方位於潘孟機河（Pamunkey River）畔，名叫漢諾佛（Hanover）。現在漢諾佛是一座有七十五個人的小城市。在一七六〇年時，大概也大不了多

少，雖然那時它有一所法庭和一家客店（名叫薛爾頓（Shelton's）的，由於派粹克·亨利（Patrick Henry）和店東的女兒結婚而聲名雀起。）N·丹德利治上校（Colonel Nathan Dandridge）家住漢諾佛，這個從沙得威爾來的青年學生就在他那裏歇下來，度過聖誕節假期。

節期過後，「大個兒湯姆」，他的朋友們這樣親熱地稱呼他的，離開歡樂的漢諾佛而去更歡樂的威廉斯堡。湯姆一如平時一般，對男男女女，無不以上好的印像。他不算俊俏。這個從維吉尼亞西部森林中走出來的，身高六呎有餘的孩子，瘦骨嶙峋，粗手粗腳；兩肩寬闊，然而身子卻是意想不到的細長。他的頸子也是又長又細；他的臉和他的頭髮一樣，帶點紅色，就與他故鄉的泥土彷彿，兩頰瘦削，嘴唇平正，但是寬展的鼻子倒顯得有些柔和，含有一種好發問的神情。機靈的淡褐色雙眼，深深陷入，襯以毛茸茸的鬚腳。他舞姿優美；因是久慣林間生活的人，所以腳步輕快。他的聲音老是保持娓娓清談的調子——聽起來，永遠是動人的——柔和得和他眼睛一般，而且抑揚有致。

威廉斯堡，安靜地坐落在約克與詹姆斯兩河間的土岬上，離開通大西洋的廣闊的吉薩比克港（Chesapeake）不過數哩之遙。城不算大，但是在這個沙得威爾來的孩子看來，儼然是一個大都會。威廉斯堡本是爲了向威廉二世致敬而取的名，在十七世紀末葉成爲維吉尼亞的首府，當年青的傑佛遜到達的時候，大約有二百棟平房，人口黑白合計在一千上下。這座皇家殖民區的首府，沒有人行道的排場，也沒有陰溝的設置。半打的街心上，還長有野草。

儘管其規模狹小，這座城市却是上南部的政治、社會及文化中心。生活過得歡樂，賓至如歸。主要幹路是高羅士打公爵街。沿着這條街，有些漂亮的房子，其中有幾家把酒館——旅館——餐館合在一起稱為客店的，有一所法庭，還有布魯頓（Britton）教區禮拜堂，現在被認為是本國最古老的一所聖公會教堂。高羅士打公爵街頭，有三四棟建築緊挨着，合起來就是所謂「威廉登瑪利學院」。街尾是議事廳，在學院的一頭都望得到。街的那一邊是總督府。學院、議事廳及總督府，組成一個緊密的三角，社交往還，別有天地，這種情形湯姆不久也就明白了。

二

註冊簿上記明，湯麥士·傑佛遜於一七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進了「威廉登瑪利學院」。

這所學院，據一位給它作史的人說，在那時「充滿了紛爭與不平之氣」，可能是因為它把政治與神學攪在一起的緣故。湯麥士·道遜（Thomas Dawson）教士恰恰就是一個例子。每年支薪二百鎊，道遜教士先生集學院院長、代理主教、參議員及布魯頓禮拜堂牧師各職於其一身。他的同事們攻擊他是和藹的代總督符噲爾（Fauquier）的應聲虫，那是很可能的。再說，道遜教士先生常喝得醉醺醺的，這一點短處，他却也爽快地對學院同人承認了。可是符噲爾反而巧妙地為校長飲酒辯解，說